

卷之四十一

送序類一

送防疎

于誠

切惟也示道有入道真寶 國恩一旦發成

大德極終不可容 臣誠備員總督臣等叨任

役務惕息所以朝 朝廷之恩當君父之

計相宜惟是 臣投以復誓之概而不可夫也

臣等伏以 臣等之職而不可夫也

臣等伏以 臣等之職而不可夫也

臣等伏以 臣等之職而不可夫也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四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邊事類一

邊防疏

于謙

臣等切惟也先違背天道辜負國恩一旦無故生

釁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據誠遣使入貢而罪

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叻任總兵日

夜兢惕思所以報朝廷之恩雪君父之恥今大羊

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

驚散擾亂必來窺伺我邊今春興東作之時未免有

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遯則邊方屯田之事

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
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等內定
奪前去蓋京師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
且兵貴乎精不貴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
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勦殺
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團操
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
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
邊各關整棚軍馬以爲聲援預備策應其餘軍前合
用事件臨期具奏臣等素乏謀勇之材又無動關之
望叨受恩寵任寄兵戎苟於此時而不奮忠義之
氣竭消埃之報則是負天地生成之恩其於天下後
世之清議亦有所不容者

議防虜事宜疏

許讚

一曰廣招被虜人口以殺虜勢

臣聞前者虜賊入

寇也鴟張烏合動稱一萬率多具衣冠而解語言諳地利而識虛實者皆吾中國被虜之赤子也一受彼之駕馭皆為我勁敵驅之戰陣如手足招撫之典雖下而未見響應者豈真以犬羊為同類沙漠為樂土哉乃彼誘之之利重而吾招致之道未盡善耳蓋被虜之人其歸中國也出萬死一生之計方得免於虎口及入境之時所在軍將視為倖功攘利之具既幸脫殺戮之禍必重罹誅求之苦所有馬匹行李任意

皇明勅諭類錄 卷之四十一
索取艱辛萬狀方得達於官司而研審推問動彌旬
月上者僅抱窮愁爲溝渠之瘠下者已含冤抑喪亡
矣是其附狄則有利而無害歸夏則害重而利微雖
有懷土之思亦且首鼠狐疑如納陷穽而爲醜虜刻
死以終身矣爲今之計莫若渙發 綸音不拘常格
廣恩信寬文法嚴禁沿邊將士如虜中逃回之人守
墩者卽引報該管地方官審其鄉貫來歷願歸者給
文而遣之歸免其差役倍加存卹不願歸者編之行
伍給與月糧凡所帶來馬匹衣物等項盡數給與舊
日之愿悉置勿問仍審其進邊日期及有無指勒以

憑查究或有才識過人爲衆所信服能偕其黨歸順
者計其衆寡以次犒賞如十人卽與小旗百人卽與
百戶之類後日能立軍功一例陞用務使故鄉之樂
甚於殊俗中國之利浮於左衽不撓不變斷在必行
則恩威所感歸服自衆雖逆虜亦不能保其攜貳之
心撫而用之是以戎狄之技攻戎狄矣若乃離親戚
棄墳墓生爲他世之人沒甘爲胡地鬼者斷無是理
也

二曰團結地方民兵以倡勇敢

臣聞前歲虜衆之

寇山西也聯絡四五百里精強者厚集爲陣老弱者

分布搶擄不過數十成羣三五爲隊抱原隰依水草以爲固耳使吾中國之人晝或設伏以襲之夜或潛出以擊之揆之理勢必見奇功况已著有明例懸重賞以誘之矣然而怯懦猶昔勇氣不振者或鼓舞之術猶未盡故也蓋戎狄素負勇悍之名其恐嚇於吾民非一日矣至以一人而驅吾數十人不延頸以待戮則影隨而北向者積威之所劫也及其再入也民之耳目頗玩虜之情狀亦知故或伏林麓而斬其首級或乘深夜而取其馬匹是以利之所在故輕生以赴之耳而不才官吏欲攘之以報功藉之以規利審

責不休刑罰備至或減其價值或罪其隱瞞名曰首官給賞其實扼拊而奪之也夫履危機冒白刃本以爲利已之計反以滋剥膚之災其誰敢爲之哉臣愚以爲莫若使各處鄉民之有膽畧謀勇者自相團結勿拘衆寡如十人則推一人爲小甲五十人則推一人爲總甲百人則推一人爲保正之類有司止許記名造冊備照不必時常查點妨其生業賊至之時使得便宜相機審勢除得首級仍照近日題准事例賞給外但有所得馬匹牛羊衣服銀兩之屬不拘多少盡數犒賞不必官爲變賣縱有隱瞞亦不許追求

禁治違者坐贓問罪務使利重於其害得償其所失
孰不乘機構會奮勇爭先哉今夫奔走天下之人者
利而已矣故探珠者入重淵不避蛟龍採玉者入深
山不辭虎豹非有所驅迫也視利爲重則視身爲輕
耳如是則人自爲戰家自爲備矣豈能長驅而入整
旅而歸如蹈無人之境也

三曰修築畎畝墻垣以遏虜騎 臣聞先日虜寇之
入關也數萬之衆風馳電邁烽燧未及舉人畜未及
收而賊騎突至已瀰滿數十州縣者蓋由太原之域
地勢曠夷無山川林木之阻故虜衆得以肆意長驅

耳又聞去年虜賊入山西凡鄉村之間墻垣迂曲而
多者人畜可以藏避卽少殺掠臣嘗考古人畎畝溝
洫之制大要固在於分田授產而捍禦外侮亦其疆
理之微意也故晉令齊人盡東其畝而國佐不從曰
惟吾子戎車是利今北虜之俗善於馬中國之民便
於步彼以神速獲其利我以淹緩周其防乘今北虜
遠遁之時邊境稍安合無曉諭山西之民凡山川要
害可斷可守盡行修治外他如道途之側田野之間
但寬平可以立營寨逞馳逐者因勢審形盡築墻垣
除在通衢者官派夫役脩理其田間則不拘其縱橫

廣狹但以各主之田畔爲基址而四隣共築之務要
連綿不絕堅固可久合於人情宜於土俗如此則無
事之時界畔分明足以杜侵奪之姦有事之日室礙
難行衝突不便吾民之避患者易聞風以收斂而拒
敵者可因之以設伏矣彼安得逞其長技往來捷疾
如風雨之不可測哉

四曰稽查功過以勵職業

臣伏見二年之間虜勢

猖獗殘害晉省

皇上痛念民難赫然斯怒凡選

將勵兵督儲發馬所以衄滅茲虜之策旣悉舉行其
於三晉之民諄諄然令其脩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

虜情收斂人畜一應民間避害全生可行之事無不
備行防禦矣以上民間事宜部院必行之撫按撫按
行之布按二司守巡等官夫布按二司官卽古干城
連帥藩屏王室之官也巡撫一人管理一省守巡二
人分管不過一府兵將攻戰之事固自別有機宜若
夫修築關堡守望相助瞭探虜情收斂人畜團結民
壯寨隘修險一應民間遠害全生之事以方面重臣
獨不可爲乎且嘉靖二十一年屯堡未立固難論矣
虜退之後卽令民間修堡守巡官員躬親巡行盡心
督理修築高堅者自可保民不行親歷督理苟且者

見今被虜攻陷夫布按守巡上而巡撫之所委用下而府州縣之所奉行今連年巡撫二人州縣官不下二三十員俱已嚴加革黜改調而言官尚以一二不堪官員歸咎吏部巡撫之下州縣之上布按守巡宣上達下責任重大夫豈漫無相干合無將嘉靖二十一年山西各該撫按州縣守巡官地方被虜攻破屯堡若干座殺擄人口頭畜若干數通行嚴加查出開坐明白奏聞區處以後如團結修築二事若果可行仍行撫按責成布按守巡督理如有失事照前一體究論庶藩屏守巡官員職業修舉可以遏虜勢而

安生民矣

上邊議八事疏

王鏊

臣比奉 詔旨令廷臣再會議禦虜方略者竊見會議之際言人人殊心之所見口或不能盡言疏之所陳事或不能備載且軍國大務豈立談之頃所能盡耶臣故忘其愚陋上稽典籍下採羣言條陳八事以當會議唯 陛下採擇其可者行之

一曰定廟筭

所謂定廟筭者何也臣切見北虜猖獗屢犯邊陲

陛下為之宵旰不寧命將出師而

沿邊諸將狃於乂安視虜人寇皆嬰城自守無有一

人敢當其鋒時大同之勢危於倒懸幸而天誘虜衷

使自解去故大同之民得以息肩正宜乘此機會日
夜選將練兵而中外泰然便若無事古之帝王無事
則深憂有事則不懼夫無事而深憂者所以爲有事
之不懼也今虜一入寇中外憂惶以爲患在不測一
旦稍緩則泰然以爲無事無乃與古之帝王異乎臣
觀火節雖號築黠然比古之冒頓元昊之流猶不足
方其萬一但以中國又安武備漸弛故使此虜以跳
梁於邊境使吾之將帥嚴士卒練又何畏於彼哉今
日之可畏者在中國不在夷狄故火節小王子不足
畏而嬖倖亂政賞罰不明深可畏也委任不專法令

不行將不用命深可畏也邊徼空虛民財耗竭深可
畏也夫在虜者或非中國所能爲在中國者

陛下轉移之間耳其何憚而不能耶然自北虜入
寇陛下勞於求將固已久矣而武臣之中素有
勲畧可當閩外之寄者誰歟非唯

陛下求之不

得雖臣等在下百方訪之亦不可得也豈以天下之
大而遂無一人乎或亦不善用之耳夫將兵者將帥
之事也將將者天子之事也古之帝王如漢武帝唐
太祖有意武備則一時謀臣猛將無不入其駕馭臣
不敢遠諭卽如我

太祖起於淮甸南征北伐則

皇明通志卷之四十五
有若中山武寧王徐達開平忠武王常遇春寧河武
王鄧愈襄武王湯和越國公胡大海取雲南則有
黔寧昭靖王沐英養子耳取四川則有穎國公傅友
德降囚耳諸將之中最少者又有李文忠總兵北伐
窮追絕漠俘其名王而還文忠 帝甥也然則上能
駕馭之則貴介可將降囚可將廝養可將豈今天下
之大而遂無人乎顧所以駕馭之者何如耳駕馭之
術無他賞罰而已賞一人而人人皆勸然賞不爲勸
而反爲沮者有矣賞不當功也罰一人而人人皆懼
然罰不爲懼而反爲怨者有矣罰不當罪也賞罰如

此雖有名將亦安得而用之比年邊臣冒報功次皆
得陞賞而敗軍失律者往往使之戴罪殺賊此人心
之所以日懈邊備之所以日弛近者 詔擢張俊起
爲主將則人知勸矣馬昇秦恭等擬斬罪則人知懼
矣然擁兵不進有如副總兵姚信者又得以逃其罪
罪同罰異此人心之所以不平士氣之所以不振也
伏望 陛下赫然大奮乾剛誓滅此虜時召大臣
咨詢邊將之某爲勇某爲怯某爲可用某爲不可用
皆洞然於 聖心有罪必罰不以近倖而免有功
必賞不以疏遠而遺如此則將帥協力不患無人士

卒生氣不患不克而醜虜不足滅矣

二曰重主將 所謂重主將者何也 臣聞將權貴專將位貴殊位不殊則混而無統權不專則散而不一今邊方之重者曰大同曰宣府曰延綏曰榆林其在邊將之任內臣則有太監武臣則有總兵文臣則有都御史都御史欲調兵總兵不可而止者有矣總兵欲出兵太監不可而止者有矣大同有急欲調宣府之兵而不能延綏有急欲調大同之兵而不可權分於將多威奪於將衆欲望成功難矣故廷議之際僉以立總制爲急而難其人聞致仕南京戶部尚書秦

紘諳練兵務素有威望又嘗巡撫前項地方邊人至今思之雖老尚可用也 陛下如不以爲然卽請下廷議如以爲可乞依 祖宗時用王翱馬昂故

事起取本官加以總制之名沿邊諸將悉聽節制庶事權歸一無或沮撓命出則出命止則止大同有急宣府不得不援延綏有急大同不得不赴號令嚴肅聲勢增重隱然有萬里長城之勢矣然議者以爲今提督既有右都御史史琳復立總制似爲重復臣以爲勢有緩急權有分合今邊務不可無人而京軍未可輕出史琳且宜坐鎮京營遙爲聲援一切邊務先

委總制措置俟邊事有緒虜賊不至大舉入寇則京軍亦可以無出矣

三曰嚴法令 所謂嚴法令者何也 臣聞君不賞罰其將與無將同將不賞罰其兵與無兵同戰鬪之事生死在前不有死焉以驅之於後孰肯向前而趨死哉故進則有死退則有生士無不退者矣進則或生退則必死士無不進者矣昔日穰苴斬莊賈則晉師自遁狄青斬陳曙則儂智高族平李光弼河陽之戰郝廷玉稍退命左右取其首懷恩稍退又命取其首二人殊死力戰遂能大敗思明再造唐室此豈非重

將權之明驗歟 臣以為既立總制閫外之權悉以付之平時不用命臨陣退縮者即斬首以徇 臣非敢贊朝廷以殺人也殺一人而生者億千萬人也

四曰恤邊民 所謂恤邊民者何也叙軍之法法以齊之恩以結之法以驅之於戰陳恩以結之於平時古之名將如李牧在邊日椎牛享士士皆踴躍求戰今沿邊之民終年守障辛苦萬狀而上之人又百方誅求雖有屯田而子粒不得入其口雖有月糧而升斗不得入其家雖有賞賜而或不得給雖有戰功而或不得錄今者又遭虜寇殘破父不得保其子夫不

皇明奏疏類稿 卷之四十一
得保其妻兄不得保其弟肝腦塗於郊原哭聲遍於
城市爲將者尚不知恤又從而朘削之其心安得而
不離乎故聞邊人頗有苦有司之誅求利虜中之佚
樂者其心如此尚望其効死而趨戰乎况遠近驚疑
人心搖動非細故也臣愚以爲當此之時 陛下
當以內帑之金命官載至大同等處驗死事之家一
一撫慰量爲給賞錄其子孫其被虜之地亦宜放免
稅役一二年庶得人無內顧之憂家有望外之喜曉
然知 朝廷不忘邊人如此然後可用議者以爲方
今府庫且不足安得爲此無名之賞臣以爲今 朝

廷中外無功食祿者無限近者徒以造一冠服傳俸
陞官者六十餘人此等比之邊人其事孰勞其功孰
大而獨吝於此乎臣以宜輟傳奉之祿以祿邊將節
無名之費以賞邊軍邊人得賞賜之恩國人保平安
之樂以此相易未爲非計也

五曰廣召募 所謂廣召募者何也臣聞當今所患
者無兵也無將也臣以爲二者皆有之行伍之中有
知勇過人者不次而拔之則不患於無將矣邊人之
壯勇者召募而善撫之則不患於無兵矣蓋土兵生
長邊方驍勇騎射往往絕人山川險易其素所諳風

寒冰雪其素所耐於虜有父子兄弟之讐於內有室家廬墓之戀驅之使戰人自護其家家自報其讐若夫京軍山川非所諳也寒暑非所習也未見敵則先去以爲民望人有功則攘奪以爲已有豈唯無益固有所損也古人云徵兵滿萬不如召募數千近者聞邊方召募亦已稍集但恐爲將者不加撫御則不効力其余亦不肯應募臣以爲宜給之兵械豐其糧餉厚其賞賜其官舍應募有功卽加以官且許其併論賞事以兵休許其復業還農不著其名於籍則應者必衆先加之恩而後齊之以法則人皆勝兵矣

六曰用間

所謂用間者何也

臣聞上兵伐謀其次

伐交况火篩本小王子部曲素稱跋扈今烏合而來外雖相合內實相忌此其有間之可乘者也中國不知用之則已過矣今宜榜於邊曰有能得火篩之首者賞千金爵至某官小王子舊嘗入貢宜遣通事責以大義若與通好然者如此則使之互相嫌隙然聞廷臣亦嘗有建此策者衆笑以爲愚臣以爲非愚也三軍之事莫重於間漢購項羽之首千金豈亦愚也蓋縱未能得其首亦可使之相疑相忌而携其黨矣七曰分兵 所謂分兵者何也古人云匈奴之衆不

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而加一縣宜無不破者特
 其雲散烏集備西則擊東備東則擊西彼之所攻者
 一而我之所備者衆此我兵之所以常見其寡也善
 用兵者以多爲少今邊軍與召募可得數萬選其勇
 敢分而爲三或分爲五日加練習虜來入寇則以一
 軍當其前一軍出其後又以一軍衝其中堅又以一
 軍襲其老家如此則我之所攻者專彼之所備者衆
 不患其不勝矣宋韓琦在邊嘗用此術而蘇軾亦言
 之固非臣區區一人之私言也

八曰出奇 所謂出奇者何也臣聞兵法以正合以

奇勝自古用兵未有不用奇兵而能勝者也况於北
 虜猶難以力較只可以計破 國朝名將如楊洪之
 在大同常以劫營取勝近者王越之在紅鹽池亦用
 此術而議者以爲兵出非正往往黜其功夫兵者詭
 道也况今邊人摧破之餘望風驚疑無有固志但能
 痛殺一陣則可以生中國之氣壯邊人之膽尚安論
 其正不正哉古謂戰勝在奇奇在速速在果今虜大
 營已在河套謂宜招募敢死之士萬人令勇將如馬
 儀劉寧者分將之候來寇邊邊軍固守勿戰密令此
 軍啣枚星行掩襲則我兵可以大勝卽不能勝虜亦

當懲艾有內顧之憂不敢肆行入寇矣且我師屢到虜謂我不能行師此正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者也臣之所陳如此然數事者皆可委之邊將

陛下特運廟謨於上考其功罰而已矣豈不甚簡而便歟今邊人之困如在水火謂宜濡手足焦毛髮急往救之猶懼不及然而上下方牽於文法有所見而或不敢言有所言而或不肯行觀望自疑虛度日月則邊民之困日以急虜寇之患日以深事勢如此其亦深可憂者也其亦深可懼者也臣本書生不知兵事然古今治亂靡誠一二許國之忠不覺妄發唯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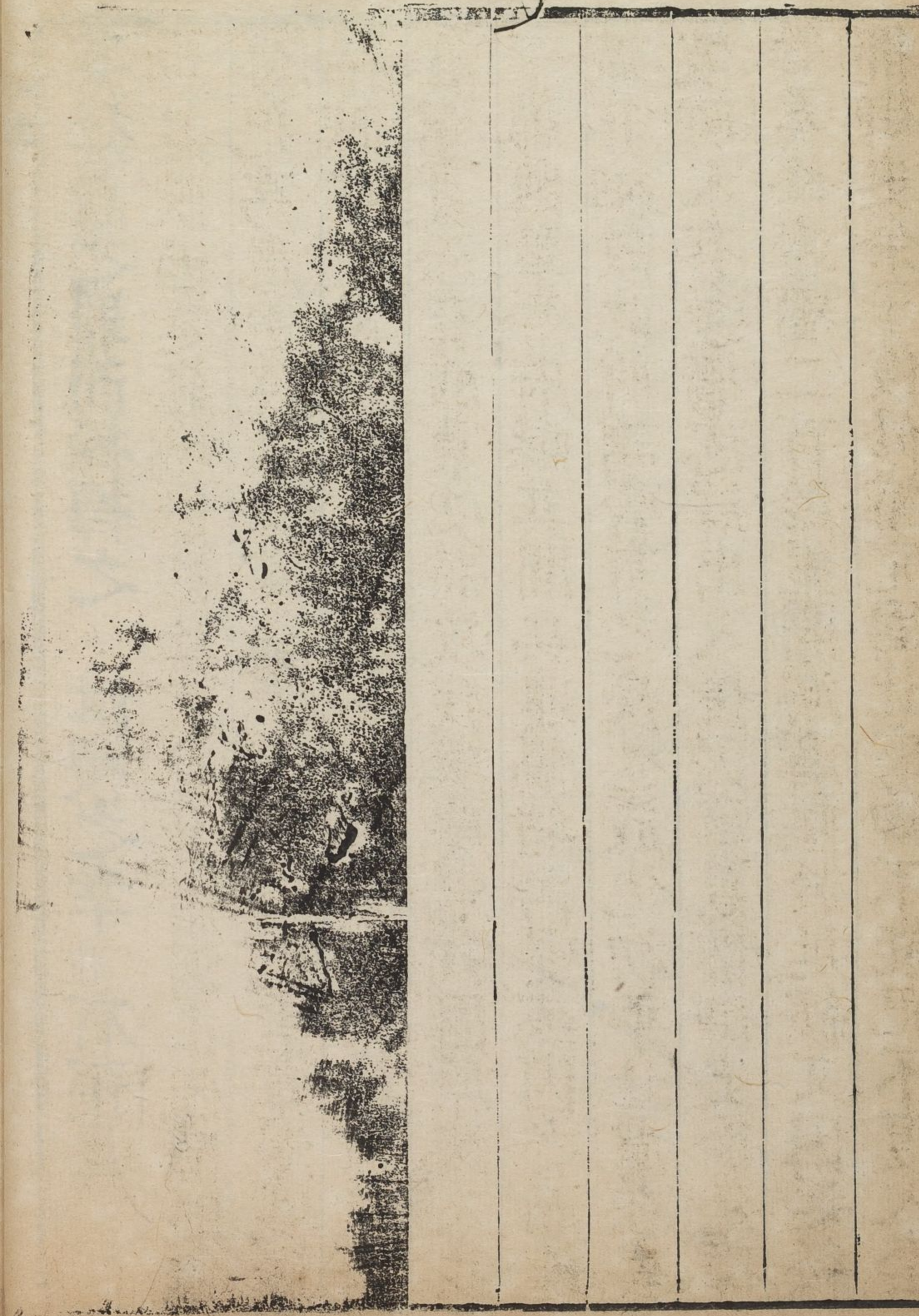
其狂愚之罪而採擇之

社稷之幸臣有預焉

保固疆場疏

陳璘

切見陝西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隔賊雖
 侵犯為患尤淺惟寧夏花馬池一帶地里寬漫城堡
 稀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眾拆牆而入其利害不
 在寧夏而在腹裏必將攻我環慶寇我固原深入我
 平鳳臨鞏等府縣其間兵連禍結內變或因之而作
 誠非細故此所謂膏肓之疾也成化初年北虜在套
 彼時未有邊牆恣肆出入後因寧夏都御史徐廷璋
 等奏修邊牆二百餘里開濬溝塹於延綏又因延綏
 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知不能犯不復入套



者二十餘年世平人玩邊備少踈墻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大虜由花馬池入犯內郡戍敗我士卒魚肉我生民虜人得志始蔑我邊墻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我軍動輒失利先是太監總兵官都御史節經議奏欲將舊邊墻幫築高厚邊塹挑濬深闊又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等建議要於花馬池甯州設立營衛摘撥腹裏官軍防守奏行總制尚書秦紘勘處本官泥於所見止增修四五小堡至弘治十七八年冬虜復大舉拆墻深入將清水管城堡攻陷花馬池官軍殘害上厪 宵旰之憂特 命地方之臣

整飭經理臣雖闇劣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出沒不常未至而廣徵士馬則徒費芻糧旣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旣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阻其方張之勢嘗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前人經畫具在臣遂歷延綏一帶邊墻城堡墩臺逐一閱視及將原勘議過事情會同陝西鎮巡等官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約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靈夏以安內

附整飭常州以遏外侵當務之急莫先於此但修邊一節各該地方財匱民勞興此大役必多異議然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土木之害較之槍殺爲小動搖之患比之勞費爲大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效可圖則近怨不足恤且今河套卽古朔方之地唐張仁愿攝御史大夫代朔方總管築三受降城置烽堠千八百餘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牧馬歲省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古之舉大事者未嘗不一勞而後永佚夫受降城據三面之險當千里之敵國初始撤受降而衛東勝已當一面之險其後又撤東勝以

就延綏則一面之地當千餘里之衝遂使河套沃壤棄爲虜巢深山大沙勢顧在彼而寧夏外險反在河南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之解也茲者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四百萬頃歲省內郡轉輸誠爲上策顧力有未能未敢議及使虜人不恒入套如或近年入而遄出猶可支持萬一擁衆在套經年不出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今將延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有以待之雖不得爲上計尤愈於無

策世之論邊事者或專主於戰伐臣亦未敢忘戰者
將蒐選官軍策勵將士修車馬備器械儲糗糧明斥
堠今冬虜賊若復侵犯仰仗神武之威謹當督率諸
將恭行天罰雪恥除兇臣之志也臣何敢幸一時之
安而委患於他人哉

立邊防以禦虜患以保地方疏

唐龍

臣惟難禦者虜患難知者邊事臣先任陝西提學副
使五年有餘聞諸邊人皆云禦虜先要修邊及見經
畧之臣亦多以修邊爲務竊疑至計或不在此而今
謬司邊務四年有餘每見無堅好邊墻去處輒易犯
兵亦難禦其地耕稼不興孳牧不蕃居人蕭條行路
者輒被撲捉之苦至於有堅好邊墻去處虜之入也
旣懼我兵過其衝而出也又懼我兵擊其尾是以不
敢輕犯卽有犯時兵馬驅逐亦隨散矣故其地稼穡
布馬牛羊蕃焉居人頗可度日行路者亦鮮遭虜此

不修邊與修邊之明驗也正如花馬池至定邊營八十餘里乃遯年虜入涼固涇靜要路每至秋高則百騎千騎往來飄忽人莫寧居近該前總制尚書王瓊與臣先後將一帶邊牆修築完固賊之犯時遂少聲息之區漸爲樂土嘉靖十三年七月內虜十萬突至花馬池墻下官軍倚墻雜用軍器軍火擊射虜衆被傷遂不入乃由定邊營馬砲泉墻盡去處地名乾溝以入安會搶掠蓋花馬池有墻故入之難乾溝無墻故入之易爾又有乾溝迤東舊安邊及舊安邊迤南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在新墻之外

雖沿邊畧有舊墻旣低且薄可跨而入爾以故賊往往到於舊安邊近地住牧據爲巢穴不惟新安邊等堡可危而附近環慶地方亦不能安尤所當深慮者也爲今之計必須自乾溝定南八墩至石澇池堡寧朔墩一十七里無墻去處築高厚新墻以杜乾溝深入之路則安會及涼固涇靜地方庶少侵軼又於寧朔墩至永濟堡地名昌平墩九十餘里俱倚舊墻幫築高厚以衛舊安邊孤懸之勢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營堡俱有保障環慶等處亦免驚虞計若無善於此者矣如其此墻不築則乾溝不塞舊安

邊難保乾溝不塞則安會涼固涇靜等處之患固未
歇也舊安邊難保則新安邊永濟石澇新興三山等
堡皆在岌岌之中而環慶走馬槐安一帶亦所蹂躪
之地矣地方利害之大者實在於此夫修邊則勞費
並起豈不知之豈不念之但修邊與調軍防守勞費
一而已修邊雖勞費於一時邊既修完遇虜大舉則
調兵防守若零騎出沒惟責成該地方叅將守備人
馬自足禦之可免調兵之累節縮休養亦有在焉若
不修邊則無分大舉零騎俱合調兵防守矣其所勞
費不既多乎正如今春虜賊移營舊安邊近地往牧

以窺乾溝先調副總兵梁震下奇兵三千繼又調遊
擊吳瑛下游兵三千前來防守已經數月餘每一人
一馬每日費口糧一升五合料三升草一束積六千
人馬則每日費糧九十石料一百八十石草六千束
總其勞費殆穀築牆三之一矣一勞者永逸忽遠慮
則貽近憂豈敢不言乎如蒙乞 勅兵部從長計議
如果 臣言有益邊防卽行延綏巡撫都御史總兵官
督同管糧僉事分守叅將守備等官俱親詣前地方
揆度地形經畫封守合用錢糧具數 請官銀合用
人夫查照副使張大用修定邊營墻舊規酌加僉派

皇明嘉靖庚申
卷之四十一
先將乾溝定南八墩起至寧朔墩一十七里加築新
墻次及寧朔墩至昌平一帶俱倚舊墻封築俱要高
厚以立兩路之防以峻四夷之守則腹裏邊境管堡
俱可免於虜患矣

申嚴邊防以弭虜患疏

唐龍

臣惟方強之虜易防以其可畏而念加警也似弱之
寇難禦以其可忽而人心生怠也必其視弱爲強處
可忽常如可畏斯爲有備無患之道矣查得亦卜刺
達賊原係小王子下部落被小王子追殺於正德四
年內逃來甘州海上住牧小王子下虜酋吉囊俺荅
等乃時入套中於是乎有套虜海虜之分矣今謂之
四海昔稱青海是巴西通沙瓜州哈密諸夷南通四
川松茂等處東通洮岷及隣莊浪與河套相連彼虜
盤據於此往往散之甘肅境外悉夷人口數多以至

皇明嘉靖三十四年 卷之四十一
強盛遂內侵甘涼莊浪西寧等處攻打屯寨阻塞道
路河西之受害慘矣正德九年該總制軍務都御史
彭澤調集本鎮及延寧固靖兵馬共二萬前去尋襲
征剿行至地名李思牧川賊覘知兵至移營西寧倒
塘由河沙歸德渡過黃河奔四川節子崗透出松潘
茂州直向烏思藏去聞說大兵旋散賊亦仍回海子
分畱一枝住牧洮州馬連灘朶約河遂爲洮州之害
嘉靖三年提督尚書金獻民奏要照依 國初設立
赤斤罕東哈密等衛事係差撫夷官前去諭彼虜以
朝廷恩威令其革心向化聽我撫化就便安插設爲

衛所許其通貢等因具 奏下兵部覆行總制尚書
楊一清議得海虜如痞結胃腹久而不療後將難圖
宜密諭甘涼莊浪等將官部署兵馬及調集延寧固
靖兵馬分路而進併力夾攻以驅河西腹心之害大
抵如彭澤之策該尚書王憲王瓊先後總制各因虜
營散遠而在我兵力寡糧草缺未遑爲遠討之計嘉
靖十一年正月內該鎮巡官都御史趙載等議得亦
卜刺巢據海上二十餘年今內卜兒一旦傾心向化
遣人托帖木哥等屬耆前來求通納欵進 貢又與
帖木哥做親因其來而撫之以道結之以恩是誠一

機會也欲聽從俯處或俾之納馬酬直或使首領入
貢或遣其子弟入質或襲授官爵降給印信建立衛
所羈縻不絕大率如金獻民之議也具 奏下兵部
轉行勘處間彼時臣初到地方欲議征勦則念其方
乞納款似近耀兵陰山之舉而力所未逮欲許通貢
則慮其潛蓄姦萌或貽從戎內地之患而勢有可虞
方事熟思以求長策二月內適遇虜酋吉囊等擁衆
十萬侵犯榆林臣即提兵往勦將主客兵馬分布要
害且戰且守虜屢遭挫衄計不能入乃突出五萬由
野馬川渡河徑入西海襲破虜營收其部落大半歸

於套內惟是卜兒孩帶領飭衆脫走得免洮州一枝
聞風惕息亦逸出馬連灘朵的河未敢歸巢以夷攻
夷誠哉 中國之利也隨該 臣會同鎮巡官議奏停
止前求貢事宜臣又議得滅燼復燃窮寇轉鬪理之
所有也故籌邊者不以無警弛備不以敵散緩圖彼
虜雖當散亡而在我隄備之方驅除之計不可不嚴
議行鎮巡官務要加意隄備多方運謀若彼虜飭黨
侵犯卽嚴督諸路將領合兵勦殺用殄後患或仍去
投我屬番帖木哥草課等尤要購之重賞令以計執
獻於 闕庭庶幾餘孽不致復滋邊鄙亦可常靖等

因具 奏下兵部議得總制尚書唐龍防範制禦機
宜甚爲周悉無容再議合候 命下移咨總制尚書
唐龍查照原議審固謀畧通行諸路將領等官加意
防備若窮虜餘黨敢行侵犯即便會合我軍剿殺驅
逐以杜後患及傳諭帖木哥革課等屬番如遇前虜
再來投托若能乘便設計擒斬報効 天朝使邊鄙
寧謐則 朝廷重加賞賚題奉 欽依備咨前來已
經通行遵依外隨有彼虜零騎入境節督將領等官
統兵截殺屢收斬獲之效經今餘年彼虜踪跡稍稀
我邊聲息亦減每詢邊人俱聞虜舉餘衆分往四川

松潘等處搶掠以故邊上烽火頗少此正 臣所謂弱
虜難禦者也夫彼虜之衆生息雖未能遽廣搶掠則
固可漸繁竊恐數年之後以待四川及邊境人口與
番落衆多則營帳復增聲勢復熾窺伺復起侵軼復
興况屬番帖木哥革課等或爲積威所劫或爲其甘
辭所誑或爲其厚利所誘與之連親而合謀者又不
可謂之無也甚至勾引套虜同來住牧構結回夷爲
之後先將亦有之酒泉張掖之間豈能不騷然乎積
薪厝火其勢必然未雨徹桑爲力則易是故幾必謹
於所忽患貴防於將萌 臣前奏所謂隄備之方驅除

之計又不敢以不申明矣如蒙乞 勅兵部速爲查
議卽行甘肅鎮巡等官厚積芻糧精閱兵馬以爲之
本乃立重賞廣募勇敢機警能爲胡語之人令其分
番暗入海上密探可以進兵道路再察虜中虛實與
住牧去處及戒諭屬番帖木哥等勿與通謀且購之
爲間諜布之爲聲援果是在我兵食俱集機宜已審
及熟覘彼虜委有可乘之隙而我兵之進無或後難
卽便星馳具呈總制官處急發延寧固靖竒遊兵馬
與本鎮各枝兵馬取路分進約期並攻殄厥醜類則
河西腹心之疾以除而酒泉張掖乂安無事洮州之

警亦可息矣若或兵糧仍未充實機宜別有窒碍亦
戒勿得寡謀輕進仍務要布方畧嚴斥埃慎烽火守
要害密哨探俾虜默消侵犯之心如其侵犯則本鎮
兵馬合力截殺乘勢追勦以靖邊境庶幾緩急有備
戰守無虞是又防邊禦虜常法也 臣不勝惓惓爲邊
防至計

備邊事宜疏

倪岳

臣惟論天下之事當審乎理之所必然與勢之所必
 至當擇乎古人之所已效與今日之所可行固不可
 肆夸大之言以流於欺誕亦不必矜一己之能而恥
 於雷同斯事有可成而非徒空言之為貴也往歲虜
 酋毛里孩猖獗犯順竊入河套窺伺延綏時被寇鈔
 既而阿羅出孛羅忽兀加思蘭之衆踵姦效尤蟠結
 據伏數年之間大為邊患蓋綠河套之中水草甘肥
 易於駐劄而腹裏之地道路曠遠難於守禦是以轄
 於榆林者若孤山寧塞安邊定邊諸路轄於寧夏者

若花馬池興武高橋胡城諸路皆其入寇之所迤東
則延安綏德鄜州諸路迤西則環慶平涼固原諸路
皆其騷掠之處擁衆鼓行長驅深入遠者逾千里近
者不下數十百里男婦悉被其虜畜產爲之一空村
邑荒涼疆場擾動而沿邊諸將或嬰城以自守或擁
兵以自衛輕佻者以無謀而挫衄怯懦者以無勇而
退避旣不能折其前鋒又不能邀其歸路所以任其
源源而來恣其洋洋而去遂使之進獲重利退無後
憂取於我者得衣食之原屢起盜心據於彼者得窟
穴之固遂無去志而虜勢之不輯者日甚一日邊患

之不寧者歲復一歲於今矣乃者上厯九重之憂
特施九伐之討旣簡精兵以出復命大將以行宜其
大肆勦除庶乎少酬委託也柰何四年三舉一無寸功
或高卧而歸或安行以返乃析圭儋爵以優游於朝
宁輦帛輿金以充初於私室且其軍旅一動輒報捷
音賜予濫施官爵輕授然究其實則殺傷我之士卒
悉泯而弗聞掇拾彼之器械則虛以呈數甚至濫殺
被虜之平民妄稱逆虜之首級未嘗致其敗北輒以
奔竄而遁爲言未嘗有所斬獲輒以鈎搭而去爲解
及夫功籍所載賞格所加者非私家之子弟卽權門

之廝養而骨委戰塵血膏野草者非什伍之卒卽征
行之民誰復知之良可悼也此大失乎人心後焉致
其死力哉况夫京營之兵素爲冗怯平居不習夫披
堅執銳之勞有事安取其斬馘執俘之用臨陣退縮
反隳邊兵之功望敵奔潰久爲虜人所侮此宜畱鎮
京師以壯根本顧乃輕於出禦以瀆天威所謂千
鈞之努不以鼯鼠發機者是固不可輕發而亦焉保
其必中哉蓋此意也且延綏邊也而去京師遠宣
府大同亦邊也而去京師近於彼既有門庭之喻
則此當爲陛楯之嚴矣頃以兵部建議遂於宣府出

兵五千大同出兵一萬併力以援延綏而不知其相
去旣遠往返不時人心厭於轉移馬力罷於奔軼况
聲東擊西虜人之常批亢擣虛兵家之筭精銳旣盡
而西老弱乃畱於北萬一此或有警彼未可離首尾
受敵遠近俱患亦豈計之得乎臣又聞之石城十仞
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無粟弗能守也故軍旅之用
糧食爲先今延綏之地兵馬屯聚芻粟之費日賴資
給乃以山西河南之民任飛芻輓粟之役仰關而西
徒步千里夫運而妻供父輓而子荷道路愁怨并落
空虛幸而至也東芻百錢斗粟倍直不幸遇賊身已

虞矣他尚何計然轉輸之不足則有輕齊輕齊之不
足則有預徵嗚呼水旱不可先知豐歛未能逆卜而
預徵也者豈宜然哉乃至立權宜之法則令民輸芻
粟以補官然媚權貴私親故者或出空牒而授之而
倉庾無升合之人立開中之法則令民輸芻粟而給
鹽然恃豪右專請託者率占虛名而鬻之而商賈費
倍蓰之利故官級日濫鹽法日沮而邊儲所由以不
克也又 朝廷出帑藏以給邊者歲費銀數十萬山
西河南之民輸輕齊於邊者歲亦不下數十萬銀日
積而多則銀益賤粟日散而少則粟益貴矣而不知

者遂於養兵之中寓其養狙之智或以茶鹽或以銀
布名爲准折糧價實則侵剋軍儲故 朝廷有糜廩
之虞士卒無飽食之日至於兵馬所經例須應付平
居之時一日之數人米一升馬草一束此其常也追
逐所過一日之間或一二堡或三四城豈能俱給哉
而典守者陰懷竊取之計巧爲影射之謀凡其經歷
之方悉開支給之數背公以營私罔上而病下莫此
爲甚者也由是觀之賊勢張而無弭之之道兵力敝
而無養之之實徒委西顧之憂於 陛下誰果爲
之盡心者乎及乎採之建白者之策察之論議者之

言則又往往不同紛紛不一故夫據指掌之圖肆宵臆之見者率謂復受降之故險守東勝之舊城則東西之聲援可通彼此之掎角易制是非不善也第二城之廢棄既久地形之險易不知况欲復地於河北以爲之守必須彌兵於塞外以爲之助然以孤遠之軍涉於荒漠之地輜重爲累饋餉爲艱彼或佯爲遁逃潛肆邀伏或鈔掠於前躡襲於後曠日持乂露行野宿人心驚駭軍食乏絕進不可得而城退不可得而歸萬無所成一敗塗地必矣其有懷敵愾之心馳伊吾之志者率謂統十萬之衆累半月之糧奮楊威

武掃盪腥膻使河套爲之一空邊陲爲之永靖是非不善也然帝王之兵以全取勝孫吳之法以逸待勞今欲鼓勇前行窮搜遠擊乘危而履險徼幸於萬一運糧遠隨則重不及事提兵深入則孤不可援况其間地方千里綿亘無際既無城郭之居亦無委積之守彼或往來遷徙以罷我於馳驅或掩襲衝突以撓我之困憊虜酋安望於成擒中國復至於大創失坐勝之機蹈覆沒之轍必矣至有欲圖大舉以建奇功者謂必東剪建州之衆北除朵顏之徒乘勝而西遂平河套夫

祖宗之於建州朵顏諸衛不過羈縻

皇明表疏卷之四十一
之以固吾圉耳今若是將使戎狄競至生心藩籬爲
之頓壞遺孽旣不可盡邊釁於是益多是果何知誠
爲無策甚者至謂昔以東勝不可守旣已棄東勝今
之延綏不易守不若棄延綏則兵民可以息肩關陝
得以安枕夫一民尺土皆受之於天於祖宗
不可忽也今若是將向之失東勝故今日之害萃於
延綏而關陝爲之騷動今而棄延綏則他日之害鍾
於關陝而京師爲之震驚賊愈近而莫支禍愈大
而難棘比實寡謀故爾大謬也嗚呼此倡彼和牢不
可移甲是乙非卒莫能合成功旣鮮高談奚取焉臣

所尤不滿者徒以白面之書生謬司兵戎之大計以
甕中之小見妄騁筆下之浮辭謂詢謀爲無益則棄人
言而不顧謂專斷爲無傷則執己意而不回處置乖
方指揮失義若向之圖復西戎旣爲苟且之舉以損
威而失信近之議制南夷復倡隄備之說以啓釁而
示怯旣違居中制外之權且昧以大字小之體推是
以往其他可知徒使下以弛於兵機上以墮於國紀
又皆此輩侮文之過重貽後時噬臍之悔者也故以
臣論之不若卽古人已用而有成及今日可行而未
盡者舉而措之其爲力也少比而論之其致功也多

謹擬事宜條例以聞聽其言若迂踈而不切求其效或萬全而可冀惟在行之以誠要之以乂何患醜虜之不遠遁邊境之不乂安也

一曰重將權以一統制而責成功 蓋以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昔郭子儀潰於相州雖以九節度之師無所爲力曹武穆下江南副將以下皆能制其死命成敗之跡蓋可監矣今總兵之官叅戎之將自關以西不下數十職位相等委任畧同動有相抗之心舉無相下之意一遇警急有所調發或妄報烽燧於境內以規免或遙申文移於軍前以逗遛欲望

彼此相援豈不難哉又况制於監臨之人寢成掣肘之患頭目既多號令不一或戰守之異謀或前却之異向將既不能專制下亦何所據依哉而舉動輒稟於 廟筭徃返不免於依違是以勇者無以效其力智者無以效其謀此皆任將鮮專一之權戡亂乏責成之實故也 臣愚以榆林之地當河套之衝東去山西白溝營九百九十餘里西去寧夏花馬池營五百九十餘里而花馬池與武高橋三路通不過三四百里東西所止道路適均今榆林雖已貯兵而寧夏尚非所統猶不免於偏滯不舉之弊是以榆林之守近

皇明奏疏類集 卷之四十一 三十五
稱得人虜避而西遂寇寧夏爲今之計宜於榆林建
置總府延綏寧夏皆得節制則臂指相屬而得以施
運動之力犬牙相錯而得以立闔關之勢蓋東扼延
綏之喉衿西拊寧夏之肩項而守之得其地矣於是
遴選知勇兼資威望夙著仁義自守誠慎不欺者懸
以大將之印授之總制之權關外之事悉以付之而
不爲之中制監督之任悉爲罷之而不使之牽制蓋
有如漢用韓信足以聳三軍之視聽而非時之諂諛
新進之徒也如宋用王德用足以褫四夷之魂而非
時之猾詐避事之徒也而任之得其人矣尤必要之

久而緩其近功求其大而畧其小過推赤心以委託
使無前顧却慮之疑則其奮厲以建功敢不至乎秉
乾綱以駕御使無飛揚跋扈之患則其忠順以報國
敢不盡乎由是號令久而益章威望久而益震上下
相諳心力不二故蓄銳以伺隙則戰勝而守固矣西
北之邊隱然倚爲長城而虜之進退吾皆得以制之
彼亦豈敢無故侵侮以自取剪滅之禍也哉

二曰增城堡廣斥堠以保衆而疑賊 蓋以實效所
以濟務虛聲所以懾敵昔虞詡之在武都日增兵竈
示之以強卒破羗衆李牧之在鴈門不事捕虜惟謹

烽堠示之以怯亦無亡矢兵家之筭各有攸宜今延綏之地東起府谷孤山西抵鴈門保安不過二十五六寨而止寧夏寧塞抵於靈州千戶所不過四五營而止遠者百有餘里近者亦不下六七十里城郭窳遠居民星散屯兵雖有其地保衆則非所賴又况二邊墩臺相離三二十里加之道路迂曲傳報不捷若今花馬池烽火必歷興武高橋轉往迤南萌城不下七八百里比及火至賊已出境是以當夫人民在田畜牧徧野虜騎突至一空無遺往往皆然可爲太息臣愚以爲當於閒暇之時相度民居之便或百十餘

家則築一大城或五六十家則築一小堡城堡之中民自爲守少於此者徒以附焉更於空隙之地擇其險阻之宜或可如遼東立柵築墻以爲屏翰或可如大同宣府斬崖掘塹以爲陷穽至於墩臺亦宜增廣或取直使近或添置令密虜寇將至卽相傳報人畜之類輒入收保堅壁清野使無所得且使虜心驚疑進退惶惑但見城堡聯絡莫能窺我虛實人畜入保旣不得剽掠之利城堡犄角又恐有邀截之虞如是而虜敢於深入以爲邊患者未之有也

三曰募民壯去客兵以弭患而省費 蓋以兵屯聚

則有仰給之費遷徙則有供億之勞故三代以來皆籍民爲兵番上遞休其數雖多贍養亦薄所以維持萬寓而威服四夷者用此道也近代籍天下之民以爲長征之兵遂至困天下之力以事養兵之役若今延綏之兵二萬二千而騎兵精勇者僅七千人寧夏之兵二萬三千而騎兵精勇者僅六千人則坐食冗費者不啻倍之矣農夫之力安得不竭餽運之卒安得不疲乎往因戰守不足復調甘州之兵一萬六千蘭縣之兵五千六百以戍延綏復調莊浪之兵三千涼州之兵三千以戍寧夏而遊擊之兵一萬六千則

又往來乎其間夫客兵所在來則紛紛去則纍纍日供芻糧歲費賞犒虜塵未暗於一清軍廩每至於告乏贓此故也臣愚以爲城堡之中兵固有常守矣平居之民則家使出一兵焉然必三十乃用五十則休侵漁有禁使無所苦更番有期使無所憚仍稍加之廩餼必大得其驩心於是及其強銳則教習而雜於行伍之正卒或有疾厲則罷遣而復於畎畝之間民是其物力資產旣切於已父母妻子復係其心用以禦戎必自致力然今山西陝西非無民壯但勾補或破其家役使致妨其業編之尺籍遂同世軍今復僉

點恐誠恣怨盍若於已役者勞而罷之未役者賞以
來之明之以大信示之以大仁守禦止在於本境征
調不至於遠行民知效勞之日有限歸閒之日無窮
則亦何所畏而不從乎且關陝之民勇悍純實出於
天性稍加簡練悉爲精兵况其生長村疇熟於採捕
勁弩藥矢尤其所長守禦之具此不可缺臣又聞比
歲用兵荐罹饑饉延綏之民逃竄終南或開私礦或
販私茶殺人劫財肆無忌憚此實內患豈獨外防亟
宜簡命信實之臣厚立賞募之格赦其既往之失開
其自新之途應命而至輒加優恤沿邊城堡分隸以

居房屋器用官爲周給量撥閑田使自耕食凡百科
歛悉與蠲除誘之以利結之以恩但令訓習使充守
禦旣祛腹心之虞且足邊鄙之用二法旣行數十萬
之兵可指日而集矣夫民兵旣集客兵可罷內而仰
給無所費外而供億無所勞甚爲利便益可知矣

四曰明賞罰嚴間諜以立兵紀而覘賊情 蓋以人

君以恩威馭將帥將帥以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
大功集也我 祖宗之時名帥大將不爲少矣其

間累樹勲業者或僅加其勲號或止增其食祿賞雖
薄而人心知感者命皆出於 朝廷而非希冀之可

致也及乎少誤軍機者或削奪之必加或誅戮之不赦罰雖重而人心不怨者命皆斷於朝廷而非諸毀之可移也若昔宋藝祖之於曹穆武一劍之付肅然秋霜於王全斌一裘之賜熙然春陽是以江南西蜀不足平定豈偶然哉近者毀譽不出於至公命討或由於人力冒功希進者累叨世及之爵喪師償事者不蒙失機之誅權要者功未成而先賞罪雖著而不罰孤寒者功高而後錄罪薄而先誅是以恩威失宜兵紀不立邊功何由可成哉又况守邊之要規邏爲先苟得其術敵情靡遁故曰明君賢將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不可象於事不可驗於度必取於人知敵情者也往歲沿邊所用規邏之人以夜爲日視險如夷或遠探賊營或深入賊壘遺灰行跡無所不推神出鬼歿迥莫能測是以虜人畏之而不敢近牧邊人恃之而得以先知當時獎擢有加酬賞亦厚良有以也近時所用徒有虛名賊將至而不知虜已出而方覺甚者或妄言以希功或冥行而被虜既不知虜人情實則緩急何以支吾臣愚以爲凡今邊將之功過宜秉賞罰之大權左右皆曰有功弗聽而賞必採乎羣言左右皆曰

皇明嘉靖庚申 卷之四十一
有罪弗聽而罰必稽乎輿論使徼幸者不得以妄求
敗律者不至於苟免於是申飭沿邊之將一體賞罰
之公書上有功必以其實孥戮有罪勿徇乎情使人
人喜於建功而重於犯法則姦宄無所容績緒有所
稽矣尤必遴選知勇之人以司間諜之事申明酌賞
之令以待覘邏之功禮勞旣殊於衆探伺必異於今
虜之動靜旣可以先知我之戰守亦可以預計或劫
營於彼或堅壁於此則禦敵得坐制之策先人有奪
人之功矣故曰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明賞
罰之道也又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嚴間牒之道也

五曰實屯田復漕運以足兵食而紓民力 蓋以耕
百頃之田則足以牧馬千駟而不知費聚千駟之馬
而輸百頃之芻則其費百倍此理易曉也今天下軍
衛雖有屯田率事虛文無補於用關陝一道漕河久
廢芻粟之費陸運尤難故民力雖已大竭而邊儲卒
以弗豐有由然也 臣嘗考之宋臣歐陽脩曰前世用
兵者未嘗不先營田趙克國攻西羗議者爭欲出擊
而克國思全勝之策能忍以待其斃至追詔罷兵而
治屯田於極邊以游兵而防寇鈔曹操兵屯許下時
強敵四面以今視之宜其旦夕戰爭不暇然用棗祗

韓浩之計數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數百萬石其勢艱而難田莫如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紓民勞也又曰今為西計者皆患漕河之不通但未求之耳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至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日胡為而不行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脩其後武帝益脩渭河至漕百萬餘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致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唐裴耀卿又尋隋跡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

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沂河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導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焉臣愚以為關西之地廣衍饒沃第因人罹兵凶而流移地多廢棄而荒穢餉兵之民苦於重役坐食之卒恥於為農故人力不勤地力不盡惟此時為然也今宜變而通之使皆自食其力盡驅在邊之兵民耕於沿邊之空地牛具粟種官為貸之歲田之入什一取之則游手之人無所容又廢之地無不墾矣尤必推任習田之吏彷彿勸農之官優其課最誘之作勞

則人之力田者衆而吏之效職者多田利不可勝用也苟以虜寇侵軼爲虞則當如李牧之謹烽火以料敵趙充國之用游兵以防敵則耕獲自如而虜不能爲吾患矣至於漕運尤爲易行今關陝所需皆山西河南所給而三方之地俱近黃河其間雖有三門析津龍門之險然昔漢唐糧餉由此而通卽今鹽船木筏往來無滯且以今戶部所計山西米豆必令運貯榆林及保德州縣諸倉河南米豆必令運貯潼關衛及陝州諸倉其諸州衛地皆瀕河可通舟楫踵往古故跡而行免當今陸運之害公私之利奚啻萬萬也

况今河道當潼關之北數十里接連渭河可通陝西及鳳翔鞏昌渭河西流數十里接連洛河可通延安及北上源可通邊堡渭河西流三百餘里接連涇河可通慶陽又龍門之上舊有小河徑通延綏倘加脩濬必可行舟此宜簡命水部之臣示以必行之意相度地形按求古跡某處無險可以水運某處避險可陸運某處可以立倉以備倒運某處可以造船以備裝運淤塞悉加導滌漕河務在疏通毋憚一時之勞而失永久之利如是則不但三方之困有可紓雖四方之物無不可致者矣夫屯田旣覈其實漕運亦復於

古土無曠民國有餘財 陛下欲有所爲隨所意指惟轉移而用之耳豈遽至區區一方之警而上下狼顧失措以深憂財用之不足如今日者乎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四十一終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四十二

邊事類二

邊務疏

商輅

竊惟守邊一事最爲今日急務近各邊操守率多無實其故何也一則軍士寡弱一則衣食艱難邊城有此二弊則必難爲守禦矣今日居官者皆以遣使爲請而謂邊方之事實不可爲殊不知天下之事未有不可爲者特患失於姑息安於因循則事始不可爲耳臣觀大同宣府獨石馬營等處原操官軍在邊年久屢經戰陣自正統十四年達賊侵犯或有漫散赴

京或因頭自帶領義已實緣偷安內地今宣府獨石等處多係各處所發并河南輪班官軍在彼操守此屬既無室家可恃又無田地可耕因循度日懸望更替欲爲久遠之計難矣若復姑息因循聽令各官巧立遊擊等項名色占畱在京不行發遣則邊境城池愈見空虛設有賊情將何備禦且京師聚衆百萬縱得此屬不見其多不過爲諸頭目營幹家事而已若邊城得此官軍可以壯威武禦賊寇使其成家業爲久遠之計其爲益孰大哉且臣又訪得口外田地極廣惟屯田軍士地畝已有定額其守關軍士多無

田地耕種推原其故蓋因先在京功臣之家將口外附近城堡膏腴田地占作庄田空閑田地又被彼處鎮守總兵叅將等官占爲己業每歲役使軍夫布種收利其守城等項軍士非但無力耕田雖有餘力亦無可種之田卽今邊報嚴急在京官員雖不敢役使口外軍夫但庄田尚存未免占奪軍民之家而彼處親臨管軍頭目常有占種田地數多及私役軍夫撮借官牛等項宿弊仍未盡革若復姑息因循不卽撥給軍民耕種則衣食無由足給而邊境愈見空虛夫且耕且守古人如漢趙充國諸葛亮晉羊祐者皆已

行之明効今日守備之要莫過於此若舍屯田之外而欲邊城充實雖傾府庫之財竭生民之力而軍士數多歲月久遠亦難繼矣臣又訪得永平等關口各隊官軍精壯人民安業而紫荆倒馬一帶官軍怯弱關內人民不免驚疑推究其故蓋永平等處係本土官軍而紫荆倒馬等關係在京撥遣衣食不給畧無顧忌賊寇若來不過爲逃遁之計然此事屢有言者而本部未卽施行其意蓋謂京師根本之地宜畱保定等處精銳官軍在京操守殊不知方今急務守邊爲上守關次之若徒守京城此名下策何也蓋邊方失守則關隘驚急關隘失守則腹裏人民望風流移縱有京師軍馬虜寇在邊亦何所施又有言在京管軍頭目皆利保定等處官軍薪草之給因此占畱若或有此尤爲不可先事者所宜早圖也凡此三事於守邊守關頗爲切要但恐於人情有礙伏望陛下決意行之則邊方幸甚

建言邊務十事疏

劉定之

臣觀自古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盛於今日也古者如
晉懷愍之陷於匈奴宋徽欽之陷於女直其時皆因
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集播遷無所然後有蒙
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於漠外委以與瓦刺者也至於晉宋既遭此
禍之後元帝繼統高宗嗣服皆舍棄故都偏安一隅
然尚能奮既衰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劉曜石勒歛
於虐燄而不入侵梓宮常后因其講和而來歸未有
今日也先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 上皇以來而

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
約和以迎駕聽其自來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又矣
雖非 陛下所能遽使之強然豈可不思其自強
之術而力行之乎 臣愚無知曉敢條陳所見以俟採
擇 其一曰戰陳 臣觀昨者之戰但知閉營堅壁
假託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盡力以收勝捷之功甚
至前隊敗而後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宋
吳玠吳玠兄弟第三疊陣法前一行刀楯蹲伏以俟其
陣最低第二行矛戟大鎗立地以俟其陣稍高後一
行騎兵弓矢其陣最高敵至得互相應援迭爲救護

庶幾不至狼狽又虜騎之來奔竄唐突必資刀斧以
制之昔郭子儀破安祿山胡騎八萬用千人執長刀
如雷而進韓世忠破金虜拐子馬用五百人執長斧
上砍人胸下砍馬足由此言之刀斧之揮霍便捷優
於大鎗之遲緩超超也 其二曰守禦 昨者紫荆
居庸等關門既不能禦虜之入又不遏虜之出名爲
關寨實則坦途虜騎之來若長風之驅雲霧豁然無
所底礙蓋兵士寡弱亭障缺敗蹊隊踈漏非朝夕之
積也今宜增兵士繕亭障塞蹊隊如古者畫境分守
之時因其陸地則縱橫掘塹名爲地網因其水泉則

皇明通志卷之四十三
遇坎停蓄號曰水櫃或多植榆柳以制奔突或多招
土兵以助官軍此皆古所嘗爲必有效驗今武夫悍
將多云古不可多泥然商之賢相不云乎事不師古
以克永世非說攸聞此臣老生腐儒之所以信其言
者也 其三曰通使 使職欲其內蘊忠誠之心外
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陀
之膝以去僭號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
之盟以息戰爭若陸賈富弼者所爲蘊忠誠而能言
語者也柰何往時專以譯人駟夫爲之哉今後宜用
文武賢臣備正使之選令通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

靜言語纖悉必載回日聞奏庶乎不至招釁起戎矣
其四曰降胡 往年以來降胡皆畱居 京師授以
官職給全俸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
關塞奔歸故土或乘伺機便寇掠畿甸今宜乘大兵
聚集之際遷徙其衆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
婚媾變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吾中
國之兵部伍相錯以牽制之或以爲民使與吾中國
之民里甲相雜以染化之况又省全俸給減漕輓之
勞臣嘗於 上皇時言之智謀短淺不足仰動
天聽然今日之禍可鑑矣 其五曰練兵 夫天下

之民農夫出粟紅女出布而輸納公家者多以養兵也天下之兵受粟於倉受布於庫而練習武藝者所以爲國也向者兵士受粟布於公門而納月錢於私室於是乎手不習攻伐擊刺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之節但見其或轉敗貨財以爲商或習學技藝以爲工而工商之所得僅足以補月錢之費蓋民之膏血匠之氣力皆變爲金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率牛羊以當虎狼幾何其不敗哉今宜痛革月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舊弊而不改者誅之可也怠新政而不

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糧賞有厚薄費用可節縮矣 其六曰撫民夫養兵之費旣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也出費而終也蒙害其民何辜乎况守令之剗削於民猶將帥之剗削於兵也今宜於常年考覈之所黜落三年朝 覲之所彈糾者悉加嚴罰而不寬縱至於大臣舉官有犯賊私者必連舉主夫恩不加於貪吏則貪者寡矣罰不貸於舉主則舉者慎矣民豈不蒙其惠乎民安而邦本固雖夷狄外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永世之良圖也豈可以目前不暇而謂之緩乎

其七曰選將 夫人材罕得天之生將材豈專在於將門乎販繒屠狗之夫而漢賴以王被褐捫虱之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殞首於白起王離者豈非王翦之孫然係頸於項羽今 國家用將有出於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於將門之外者若于謙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宜令其各舉所知不拘門第或以勇力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侍從亦令各舉所知量能而任之庶乎拔十得五聞一知二將材由此而充矣 其八曰賞罰 夫有兵將而無賞罰猶無兵將也將非賞罰無以將其兵

君非賞罰無以將其將遣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摧陷腥羶迎回鑾輅但迭爲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罰亦不足賞也今亨自伯爵陞爲侯爵謙自二品陞爲一品天下之人未聞其功但見其賞豈不怠忠臣義士之心乎昔漢之圖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圖恢復也所恃者張浚其人皆忠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丞相之號符離之役未捷而浚解都督之職待收後效乃復前官今宜使亨等但居舊職勿授新陞以崇廉恥之節以作敵愾之氣他日勛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旣

與而不忍奪者姑息之政也既進而不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於昨有臨陣而死者有越關而生者亦宜急加賞罰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 其九曰議政 向者御史建議欲令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主當總攬乾綱親決機務而大表之領不可以倒挈太阿之柄不可以倒持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御便殿使近臣侍於側大臣奏於前言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懲勸君臣之間詢謀疇諮互相可

否以求至當此前代故事

祖宗成法也

陛下遵而行之決於萬機也益以熟而察於百官也益以明 聖政益新天命益隆矣若乃仍如前日

每事但以奏本進入 旨意批出臣恐偏聽生姦獨

任成亂治化無由以底於雍熙也凡此皆其見於政治者而尤必以德學為本臣請得終言之 其十曰

德學 夫人主之德欲其知如日月之明則可以察

枉直仁如天地之大則可以覆群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

也而宋賢相司馬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

仁明武爲言光之所謂仁明武卽中庸之所謂知仁
勇也然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於學矣成湯之聖
學於伊尹武王之聖詢於箕子曾謂聖帝明王全由
天資不假學力哉然五經諸史之博儒士且未易徧
觀而况於人主臣謂經莫要於尚書春秋史莫正於
通鑑綱目陛下宜畱心焉不宜觀其善而避其
惡也夫善惡兼而觀之則於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
所以興又知桀紂幽厲之所以替而趨避審矣於馭
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忠又知有仇士良陳
弘志之惡於馭外臣也既知有蕭曹房杜之良又知

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爲知仁勇之
助豈不大哉苟徒若前日使儒臣誦其善而避其惡
是猶恐道路之有陷阱閉目而不視恐魚肉之有餒
腐擁鼻而不嗅其不至於誤食而嘔噦冥行而顛躓
者少矣伏惟陛下以不出世之聖當大有爲之
時誠能本於德學以見於政治天下之大尚如金甌
之完固而未缺臣見國勢可強讐恥可雪兄弟之
恩可全祖宗之治可復而何難哉臣于冒天威
不勝戰懼伏惟擇其言而赦其罪幸甚

備邊十策疏

胡世寧

臣聞古昔聖王皆求言納諫舍已從人求以制治未亂保邦未危故能四海無虞萬代稱仰今我皇上聖德上同堯舜天下治安遠過漢唐然猶下詔求言如此其切者是卽古聖王不自滿假之盛心也有君如此此在臣工敢不敬應臣切見今天下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士風頹靡奸弊百出地雖廣而民益窮兵雖多而財益困文臣雖多忠勤憂國者少見武將雖多智勇出衆者罕聞且自古偏安小國猶有人才能禦外侮兵亂凶年未見民力困於今時者故

雖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上廛
聖慮下殫民財其大勢有如中年以後之人軀幹雖
大肌肉雖豐然而元氣已虛血脈已滯雖 陛下
爲元首獨明於上而羣臣爲股肱耳目者悉皆痿痺
聾瞶不堪任使顧不如彼侏儒少壯之人故使人身
如此倘更有風邪乘氣虛而入此時必費調理國勢
如此倘更有盜賊乘民窮而起此時必難支持故善
養生者及未病而藥之庶可保其遐齡善治天下者
亦當及其未亂而制之庶可祈天永命近年以來災
異頻仍天心儆戒端爲此耳臣愚不知 聖明宵

旰曾念及此否也左右臣僚有言及此否也 臣本愚
陋幼生艱苦有親不能自養有身不能自立叨
陛下之祿以養親於今十年 臣心感激無已 臣身欲
報無地顧 臣受詔之時初任外職未知 朝廷政務
未敢輕率進言今蒙陞職南京又逾一年 臣感恩愈
深欲報愈切仰稽明詔求言尚及諸人况 臣叨祿竊
位感激如前非諸人比何敢負恩終於緘默故今昧
死忘愚晝夜思索得今軍民利病時政邊備所當興
革十事謹以上陳

一曰嚴考覈以正士風

臣惟士風之邪正係天下

之安危故晉尚清談而禍亂立至周興德行而治化隆長此其驗也今我國家承平日久朝士安於養狃於因循廉節掃地趨媚成風以通達為高致以廉退為矯激以推奸避事為老成以黨惡和光為忠厚其羣居言議所及心志所向不曰陞官則曰成家其有語及國事當憂民瘼當恤者則眾怒羣猜百口排斥不曰生事則曰好名使必無所容身不能出言而後已至於公差所過地方則論有司奉迎遲速以為賢否事故回還原籍則視官府囑託行否以為毀譽嗚其意者或本廉幹惜民反謗之以害民順其私

者或素奸貪誤事反譽之以能事以此賢否混淆是非倒置科道風聞而彈劾因以不真銓曹誤聽而黜陟因以欠當故今在外官員上自巡撫下至州縣皆不暇為國忠謀為民造福而惟迎送京職以媚其口看顧鄉宦以悅其心蓋以為此輩貴近能為禍福如此則譽彰而得陞不如此則謗行而見黜若夫小民卑遠雖得其心言不上達故寧負公家而不負私室寧害小民而不害己身天下靡然同風不可收拾致令任事之人不見用所用之人不任事以致朝廷法度廢弛天下軍民疲敝救而上厯宵旰之憂者此也

臣愚乞勅吏部精選各處巡撫并按察司正官都察院精選各處巡按御史俱用剛正有爲不畏強禦之人凡遇京官出外還鄉之日其有徇私囑託公事倚勢豪橫鄉里者默以名聞以後京官不拘科道翰林部寺等衙門亦如外官三年一次吏部都察院考察務要勵忠勤獎廉退抑奔競汰罷軟其有忌疾賢能曲爲謗毀者必行顯黜以勵其餘至於在外撫巡以下官員不恤民瘼不奉公法專以結交京宦違道干譽爲事者許科道彈劾廷議訪實而奏黜之其或考黜之中間有孤忠衆疾誤被謫官者又許公論薦揚

仍照原資不次推擢如此則黜陟旣公士風趨正而真才輩出能爲國家任事矣

二曰崇節儉以制財用

臣惟

皇上以恭儉之

德撫盈成之運向無遊幸之好射獵之娛外無水旱之災征討之費安養休息今十五年是宜財貨充盈公私富足如周成康如漢文景可也夫何近日內帑空虛國計困乏邊儲多者無二年之積州縣貧者無十金之藏一議出兵便憂缺用甚者賤鬻散官已行古衰亂苟且之法矣不知有事之時更將何處且在祖宗朝同此土地同此稅糧歲常蠲免而又外討戎

夷內營城闕財常有餘今則上無前數者之費下未嘗得免一年之租而已財用困竭如此何也唐陸贄有言用之盈虛在乎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必盈推贄所言則在昔 祖宗朝創業事多而財用盈者能節故也 今日守成事少而財用缺者不能節故也今財賦所出比舊無增而內府供用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中外冗食不知比舊加幾倍矣上下風俗之奢官員饋送之厚其所費財物又不知比舊加幾倍矣是皆內侵公府外剝民資而得之民若之何而不窮財若之何而不匱也此事群

臣屢言 朝廷屢禁而不能止者內有沮法之人外無執法之吏故也伏願 皇上以 祖宗之付

託爲重以邊務之困急爲憂念此軍士無財以養之則散念此小民盡財而取之則逃民逃軍散常切於懷凡事痛加抑損力爲撙節乞 勅戶禮工三部通查內府各項供用之物比國初舊額加添若干凡此無益於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諭左右勳戚之家各守禮法各崇節儉各爲國惜財各爲已惜福至於官員饋送之厚訪實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權以轉移於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嚴禁而又選法司剛正

之士以執持於下則臣民內外節儉成風而國用自足民生自遂矣

三曰從權宜以足邊儲 臣聞今西北二邊備虜軍

多糧儲缺少每歲撥河南等處民糧齊運到彼接應此等糧米若責運糧到彼交納則路遠艱難民累逃竄兵法所謂遠輸則百姓貧者此也若許齊價錢就彼糴上則邊儲踴貴人益困窮兵法所謂貴賣則百姓財竭者此也 臣念此事最為難處乞 勅該部計議通筭山西陝西近邊王府并將軍儀賓祿米及各府官僚并司府州縣官員本色俸米通該若干合無

比照公侯伯或京官折俸事例每石折銀五錢或七錢每歲就於秋糧折銀或各樣課銀內定撥總解各布政司交收責令就彼分給缺官日月扣除邊用却將下年山西陝西糧稅盡派邊方或附近收貯虜退事閒則抽軍就食虜來事緊則就近搬運至於彼處歲辦課物亦乞畱糴邊糧如係京用不可缺者則乞改派別布政司代納如此暫行三年則轉運不勞而邊儲自足矣

四曰立簡便以收鹽利 臣聞各邊軍餉各賴鹽課

近惟河東鹽官自賣最為利便其淮浙鹽自來召商

中納但今法又弊生商中不便事有多端臣請備述
鹽引值價數多商中納糧數少如民間二月賣絲五
月糶穀急圖應用貴物賤售一也中納之時勢要買
窩奸豪作弊所納糧料類非真正邊儲不得實用二
也鹽易消化聽支日久催日未免多收竈丁數倍加
納日累貧窮鹽課虧欠三也客商中鹽納官錢糧雖
少經歷衙門私費使用則多暨後守支則壓於勢要
臨賣則滯於私鹽甚有父死子代而未得支鹽財散
人亡而不能還鄉者彼既失利後有召中恐不即來
勢當減價失利愈多緩急難倚四也商利既微類多

夾買餘鹽及勢要鹽徒私販之鹽 朝廷爲彼三事

設官秤掣委吏巡捕甚者 欽勅大臣爲之整理

而三者卒不能禁下至秤手邏卒旁午紛紜徒增民
擾五也私販之徒貪利畏捕沒海沿江招引逋逃窩
納盜賊出持兵器歸肆搶奪官軍邏卒莫敢撻鋒此
勢不散臣恐淮浙切近南都又臨運道復有黃巢張
士誠者出於其間六也古遷豪右填實塞下今山陝
富民多爲中鹽徙居淮浙邊塞空虛七也惟此七弊
所當區處臣查得淮浙水鄉竈丁每鹽一引折納價
銀六錢或四錢又聞客商中鹽邊儲每一大引不過

價銀三三錢是鹽課收銀比之收鹽待中得利加倍也又聞竈丁畏鹽難納多願納銀近年兩浙鹽課內將一半折銀民情稱便乞 勅戶部計議合無今後淮浙鹽課通令從便折銀其銀數乞照水鄉舊價而畧減比商中糧價而稍增酌爲中制定立每鹽一引納銀幾錢逐年立限徵收解邊糴糧或如臣前所言准作俸祿價銀却換彼處糧米派作邊儲仍查客商鹽引未支若干盡撥各場或從願改撥長蘆鹽賤處所許令每鹽一引自買私鹽二引或三引准作官鹽發賣各場置集凡竈丁有鹽客商有引者會集一所

委官監買仍令把截臨場總路不許零碎私賣期以一年或二年通買完足卽絕商中以後竈丁煎鹽聽令自賣或轉賣與客商其出外販賣者止於州縣給引限以地方不禁私鬻貧竈無力煎辦者卽撥當竈餘丁或僉有力願煎及有罪該徒之人而代之如此立法則 國家得鹽利自多而不必多方整理竈丁得煎鬻自富而不必更免糧差鹽可通賣人無爭奪勢豪專利之弊不禁而自息山陝射利之民可驅而漸歸邊境漸實邊儲可充巡邏秤掣之官不必設鹽徒意外之患不必虞待後日又事定鹽課歲額止令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州縣徵解而理鹽衙門漸可裁減其爲公私之便省
上下之費蓋不一而足矣

五曰汰冗食以選將校

臣惟天下軍職有罪者不

革有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竊聞

英宗睿皇帝曾與大學士李賢憂議及此 聖諭

云此事誠可慮當徐爲之惜乎當時大臣多爲身計

無肯爲國忠謀奏行

祖宗之法以將順

睿皇帝之美者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雖

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試得中而後用之固

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大明律有云若

官軍有犯私罪該答者附過收贖杖罪解見任降等

叙用該罷職不叙者降克總旗該徒流者照依地里

遠近發各衛克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

朝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既後法司奏征討官當論

功定議我 太宗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

正之道有功則賞有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

不以公掩過不以私廢公此輩征討之功既酬以爵

賞矣今有犯而不罪是縱惡也縱惡何以治天下其

論如律此我

祖宗報功之厚立法之嚴是以天

地春生秋殺並行而不悖耳今論軍官私罪徒流以

下徑擬還職雖雜犯斬絞亦止發立功且又立功定
以年限無功亦得還職全非 太祖定律之意更以
太宗文皇帝聖諭律之縱惡孰甚焉借使天地常春
而秋殺不施則天下之物積而不散往者不過來者
難續天地之化亦幾乎息矣今之軍官有增無減有
賞無黜何以異是 臣謂 聖皇法祖憲天此事誠
當爲處况今新官襲職例不比試舊官比試亦爲虛
應故事故此輩自倚世襲之官不須才能不畏罪黜
恣爲貪驕不習武藝不惜軍士故今軍職動輒萬計
歲支俸給何啻百萬而其間無一人堪爲將領能出

戰陣者此以全盛之天下而坐困於夷虜之跳梁真
可爲之流涕也失今不處後益難圖然此弊 廷臣
皆知無肯言者顧念後魏張仲瑀請抑武人身爲所
殺魏弗窮治國遂以衰今若言彼觸忌或下錦衣衛
掠問則彼得肆怨甘心矣故寧緘默負 朝廷幸保
其身無事耳 臣愚昧死不敢惜伏願 皇上復

太祖之成法佩 太宗之格言繼 英廟之盛志
爲後世之永圖特 勅兵部會議凡今軍官私罪悉
依大明律擬斷該降級者降級該罷職者克軍其降
級克軍者非真有戰功不許擢用 聖恩若念其

祖功不忍棄其子孫亦待有罪之人身故方許其子孫替襲至於內外衛所見任軍職亦乞先下 明詔令其本身并戶丁俱預習武藝一年選委忠勤剛正識大體知武畧廷臣各一員分投前去會同撫巡等官回加考試自都指揮以下軍官不能躍馬彎弓持槊舞劍閑一武藝者卽令罷黜其有子試中能代者卽令替職無子或不能者就令立功一祖子孫有武勇者借襲無者暫停或令減俸優給以後軍官子孫襲職或弟姪借職者不分新舊俱要比試武藝熟閑身力強壯而後得襲否則暫停或令減俸優給如此

簡閱則天下軍職冗食者漸減而所任者皆堪爲將領能出戰陣之人平居則課其訓練軍士有事則責其身先行伍而惟擇主將以御之嚴軍令以督之將見戰無不勝守無不堅而夷虜不足平盜賊不足慮矣

六曰閱軍實以脩武備

臣惟今天下衛所原額軍

士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逐年丁盡或埋沒者歲歲清查旣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或購買孤遺以作清出之戶丁或替娶貧婦以爲軍人

皇明奏疏類集 卷之四十一
之妻小甚者或因清軍而命斷於箠楚或因解軍而
產破於盤費此民間清軍解軍極苦而無益者此也
至以見在者言則在衛軍士差占者多操備者少至
論操軍文惟虛應故事教場虛設而金鼓不聞或金
鼓雖聞而武藝不習甚或得財賣放掛名行伍身不
在營故今養軍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
守而坐視鄉民之被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而先
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出力以養軍而又代軍死
甚可痛也至論役占之弊尤不忍言且如漕運京糧
通論民間加耗脚米及衛所舡料等項之費大異

米參石至京而軍士之勞不計焉至運邊儲勞費又
不止是今每月糧米一石一軍支給而又加以馬匹
草料投跟勢要買閒止納銀三三錢耳此以民間三
四石米之費而止爲勢要賣三三錢天下若之何而
不窮也且在昔充軍之戶或由梁集歸附未必皆是
有罪何今貧絕而不免清勾在今充軍之人悉是奸
豪巨惡未必皆是可矜何不數年而節蒙赦宥因茲
輕重不均人愈玩法况今東南力薄之人充軍西北
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常逃回彼此
無益理宜通處乞 勅兵部會議選子安兩京能臣分

查各衛軍籍見在若干故絕若干其在先丁盡戶絕累經清報兵部者既免清勾以除民擾以後果有埋沒自首者即收本處被人首實者追解邊其見在者又分在衛住有家業者若干遞年勾補若干其勾補者即係不肯復役緩急難倚之人合無此等軍士除在京及在邊衛分仍前勾補不動外其在南京并各處腹裏衛分者悉改編原籍衛分以免其逃然後以今改編并在衛原有家業者通筭各衛實在若干其有缺伍則另選軍餘舍餘願報食糧及犯罪例該充軍者補充之後再弗赦宥其見年五十以上該用充

軍者即許子孫家人替當軍士在逃二次三次者悉依大明律科斷其情重人犯例該邊衛充軍者望體祖宗立法之嚴責賣家產全房遷發使絕歸念其或一時難賣則令里甲鄉鄰各依鄉例認佃租課每歲除天荒及代納糧稅外其餘本處官司上納三年一次亦如軍裝類解該衛分給本軍以為盤費庶幾軍士在衛皆有土著各畏法律而逃者少矣至於衛所管事之官猶望併省勢要役占之弊嚴加禁革於是分委將校教習武藝武藝既精一可當十而後教以團營走陣之法使知坐作進退之節如此則軍皆可

用而民出力養之不爲虛矣

七曰廣收蓄以儲將材

臣念

國家自正統末年

以來未嘗與虜一大戰故彼益驕矜日肆侵侮所以然者我無能將故耳

朝廷累下

明詔訪求諳曉

韜畧弓馬熟閑之人舉試擢用然此等全才世不多有故迄今並無一人應試成功者臣愚又念古之才勇未必專閑弓馬或更不識文字試之或不能中式用之則必可成功者况今天下治平止是夷虜跳梁文武大臣中非無能發縱指示者顧無偏裨驍勇之人故不敢出奇取勝耳論今所急正在偏裨若臣前

所言汰冗食以選將校則武職中固皆可將者矣然而天生智勇當不專在此輩之中故自古國家用兵常乏將材民間盜起多是豪傑臣愚以爲莫若卽此輩而收之則旣獲將材又弭盜賊策之上也乞

勅兵部計議通行天下軍衛有司精加訪察凡軍民中有膂力過人武藝精熟者悉選在官其良民不願者不必強逼選在官者軍則任以把總管隊民則授以總甲教師等項名目畧加優給使之隨軍操練遇賊擒拏積勞多者量授職事以旌賞犯罪重者卽發邊方以立功至於兵部亦乞比照工部添設主事等

官十員精選廷臣或進士中才畧明敏者爲之平時則令草奏以習運籌有事則令出差以諳邊務才弱弗稱者改選別部才能稱職者專陞兵備及邊郡知府等官惟此二途之中收養既多其間必有真才出用而能爲國家除大患立大功者矣

八曰立經制以禦外侮 蓋汰冗食以選將校閱軍實以脩武備廣收蓄以儲將材三事果能施行則各軍衛將固皆能戰者矣 臣爲自古京軍最懼遠征客兵尤忌長屯故隋末盜賊起於征遼唐季叛卒起於戍廣今發京軍遠征延綏經年不還割心腹以救四

肢誠非計也况邊境有急請調京軍往來奏覆緩不及事臣愚以爲莫若自今分定在京直隸衛所官軍止應宣府遼東山西衛所官軍專應大同陝西衛所官軍各從所近策應延綏寧夏甘肅量皆出征不遠屯戍不久平時無事則止令邊軍操守有事緊急除遼東宣府必須奏請京畿官軍出援外其餘各總兵官一面奏聞一面徑調該衛官軍前去策應固不必命廷臣以撓其權出京軍以分其食而經制已定緩急有恃外侮不能侵越矣

九曰重將權以責成效 夫兵食雖足經制雖定然

而將權不重則威令不行士不用命亦難成功臣聞趙將李牧守邊得便宜置吏市租皆入募府日饗士卒數年不戰趙王終用之不疑故能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不敢近邊及宋失險戎狄最強宋太祖命李漢超郭進等備之皆以任專制厚其財帛如趙李牧軍校有訟郭進者送進自治故當時諸將感激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強虜宋祖得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於東南削平諸國此古人任將之明效也臣愚伏讀我太祖高皇帝命將制詞有曰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謂大將軍徐達

曰闔外之事汝實任之又曰將者三軍之司命立威者勝任勢者強威立則士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又諭征南將軍胡廷瑞有曰何文輝爲爾之副湖廣叅政戴德從汝調發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從事此我聖祖命將之成法也今各邊總兵巡撫見一虜出一軍賞一有功戮一不用命皆不得自專必須奏請事從中制彼得推干故難責成功常致悞事唐陸贄所謂鋒鏑交於原野而決策於九重之中幾會變於斯須而定計於千里之外者甚非計也朝廷豈以其人不足

委任耶固宜改委其人推求忠勇歷戰之人以爲總
兵遴選壯毅有謀之士以任巡撫惟才是使雖小官
授以節鉞而無嫌惟勅是遵雖崇爵聽其指麾而無
礙固不宜拘泥資格而用已衰之人亦不宜驟與崇
階而賞無功之士選任既當又宜體 聖祖之成
法效古人之命將假與威權使得專罰多與金帛使
得厚賞至於臨期應變料敵出奇惟其所爲而不爲
中制 朝廷惟握將將之權有功則陞賞有罪則誅
黜如此則將士用命事幾不失而彼得成功矣
十曰用間諜以覘虜情 臣惟兵將雖練然而不得

地利不知虜情則動乖所之爲彼乘襲有敗無勝譬
如瞽者之射雖挽強弓發利矢何益於中哉臣切料
各邊軍士不下數十萬虜騎控弦不過數萬然彼常
寇我有餘我嘗禦彼不足者蓋由彼能用間而事事
得乎兵法之所利我不能用間而事事犯乎兵法之
所忌故彼常虜掠因糧於我也而我則困於遠輸彼
常深入屯我重地也而我則散地難戰彼常形我而
自無形也我則爲彼所形而不能形彼故如彼欲專
攻大同也而佯爲移攻宣府之形彼惟分遣數騎也
而誑爲將發大衆之語使我被虜之人聞之見之而

陰縱之歸以報我故我且疑且信而各邊屯戍愈分
愈寡愈久愈疲彼則專攻我一處而力常有餘且又
時出數騎或見或伏半進半退以爲我形我將信而
攻彼耶則或爲所餌而遂遭喪覆或疑而不攻耶則
又爲所掣而肆行搶掠此彼常得志於我皆能用間
之利也往年長夏屯我大同彼犯兵家之忌矣使我
有間知彼虛實諳彼道途則大同軍士堅壁與持時
或出兵以制其抄掠或陰計以毒其水草而又會約
宣府延綏合兵策應或出其左或攻其右或將擣其
巢穴或先截其歸路或虛聲使彼動搖或潛軍出其

不意彼將進無所獲退無所歸祈死乞降之不暇奚
敢再爲邊患哉此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也上年
之入我河套也前有延綏之拒後有黃河之阻左有
大同右有寧夏掎角之勢亦可行前之策然我皆坐
失機會者由不能用間之弊故臣以爲今之備邊莫
先用間然古人用間非止一端今則我軍出外輒爲
所獲彼之左右我亦未知則生間內間未可先用也
顧惟彼有虜掠探聽入境之人爲我所獲者我惟不
逞小忿免其誅戮不惜厚賞悅其心志因而用之則
彼中酋長有心慕中卽者我得以知而招懷之有自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四十一
相猜忌者我得以知而携二之有陰爲間諜者我又
得以知而誑惑之由是五間可以次第畢用而彼中
事情我無不知我師所出動中機會蔑不濟矣

備邊六事疏

李傑

竊惟四夷之患自古有之惟在中國所以馭之有道
爾然四夷之中北虜最強衣皮毛食肉酪以射獵爲
生以畜牧爲業無城郭之居逐水草而止遷徙鳥舉
難得而制其爲邊患雖三代盛時所不能免觀夫商
高宗有鬼方之伐周宣王有玁狁之征蓋可見矣洪
惟我朝混一區夏疆土之廣超漢軼唐東起遼海
北跨大河西盡甘靈山川形勢悉歸臈方亭堠障隧
鱗次櫛比城池堡砦碁布星羅其於備邊之策可謂
詳且悉矣比來虜騎猖獗西北之民近邊者苦於驅

掠內郡者疲於轉輸用師累年未見成效千里騷然
上勞宸慮臣嘗深思之矣西北二邊境土遼遠虜
一鳴鞭卽抵城下欲戰則勢力不敵欲守則芻糧罕
繼且其來如颶風去如收電我方出兵策應彼已虜
獲而歸况將帥無專制之權賞罰非功罪之當號令
不出於一進退不乘其機北虜之患何時弭乎臣謹
條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

一曰守要害夫地之有要害猶人有軀而其獲風
寒不過數處也故得其地而守之足以控虜之咽喉
而牧騎不敢深入試以北邊觀之宣府大同皆當虜

衝雖或一至而不敢深入者畏吾有以襲其後也然
則守得其要受患輕矣揆今患之所急惟在西陲豈
非所守尚未得其要歟嘗按漢元朔中取河南內地
因河爲固唐張仁愿築受降三城渡河而軍雖有寇
盜關隴不搖今也受降旣廢內地亦虛日撤藩籬任
虜出入由是自延綏以至寧夏千餘里之間無非受
敵之處雖曰屯戍相望然彼聚而攻我散而守欲以
制虜不亦難乎如臣愚計縱未能北循受降據虜心
腹亦須乘虜空虚遣兵搜刮按漢規阻河而守雖極
勞費於一時終獲平寧於悠久議者必曰自宋以來

三朝要典卷之四十一
茲地又曠縣隔內郡應援實難然元朔之前此地不曠乎何以能立郡也漢唐以下皆不守此乎何以不陷虜也此誠要害之地其可失乎
二曰足糧餉 夫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故晁錯論備邊之策必先積穀充國建破羗之議先務屯田今河南內地土皆肥饒宜種五穀使要害既得城堡漸完分兵屯田且耕且守復募民以實之蠲其徭役俾之開墾既無戎馬蹂踐之虞必有稼穡收成之利不數年後積穀既多兵食既足則可以省列郡之轉輸甦邊民之困厄矣

三曰用土兵 何則窮邊之地其民習兵幼識戰陣知虜情狀騎射馳突與虜爭能必也捐重賞以招之設勲格以勸之類其部伍而不違乎俗卽其豪傑而使爲之帥授之田宅以安其居虜人而能得其首級者厚賜之虜退而能止其所掠者卽予之如是則人內顧家業如報私讐外利賞給勇於公戰其與調遣之兵聞鼓角則悲痛傷心望旌裘則振掉喪膽者功相萬也

四曰擇將帥 兵法曰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故勲貴可將則將之不可以

皇明嘉靖庚申卷之四十一
戚而嫌行伍可將則將之不可以疏而棄又必委之
以專制之柄勿奪以監臨之權平居則使之得以恩
信養其心臨陣則使之得以誅戮嚴其令如是則士
卒之於將帥感恩畏威雖驅之蹈湯赴火可也何有
於敗衄哉

五曰明賞罰 賞勸有功罰威不迪馭將之道誠無
越此然上功之際有殺被掠之人以冒賞者如此而
罰弗及戰鬪之際有能奮挺前進以捐生者如此而
賞弗及事宜申勅憲臣覈實賞罰其虜入之時其所
守將某出兵與戰捕斬首虜若干具以聞而賞

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矣某地守將某關壁不救被虜
生口若干具以聞而罰加焉罰一人則千萬人懼矣
賞罰既明其有不思自勵者乎

六曰脩武備

臣

聞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立國者

不以夷狄之盛衰爲憂喜而惟以武備之脩廢爲安
危今天下全盛北無耶律之強西無元昊之黠然而
二邊之兵董董自守以言乎將有鳴劔抵掌之風乎
以言乎士有投石超距之氣乎或虜騎稍多輒張皇
賊勢飛書告急 朝廷必爲之命將出師以援之至
於京軍之出又有可言者名雖溢於尺籍身半役於

私門或未知坐作擊刺之方或未閑弓矢鞍馬之習
簡閱惟視其年貌勇怯不問其才能將非素練之兵
兵非舊屬之將卒以臨敵能無慮乎詩云迨天之未
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臣請當此醜虜未甚盛時
外而各邊 命重將一人俾專守一固仍選文臣之
有謀畧者參其軍事恒使利器械明紀律遠斥堠養
威力寇至則張聲勢以遏之寇去則據險隘以邀之
責以分地不得遽相推倚如此則勢專志一邊備脩
矣內而京衛精選其驍勇者十五六萬萬人爲一營
各舉將畧之優者一人統之時其訓練不令驕惰持

其資裝常備征討或虜騎充斥邊兵不支則令其人
率所素統以臨之如此則兵識將意將識士情是惟
不戰戰必克矣夫內外之武備旣脩中國之形勢自
壯設醜虜稔惡不悛則奉天討罪雖深入其地蕩其
巢穴可也夫何區區邊境之足慮哉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四十二終

